



重刊嘉祐集卷第七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趙郡眉山蘇洵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

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
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
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其疑而問問
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
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
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若此者也使
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
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
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
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

冑以為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
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數
邪以為道邪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
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分說生焉聖人
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
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
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
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
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
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

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
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後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
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
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
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
而加之曰躋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
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躋也曰贏也是何為者或曰以
四分之二在贏而不在躋躋者半之二十六也或曰
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
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

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
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
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
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
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
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
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
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
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太冬之為六
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

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
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
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
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已明矣
況乎加蹄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
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
一目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
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

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
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
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
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
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
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
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
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
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
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闢焉而未見者

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在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兩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

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太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

歸奇於初是十用也既初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
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
則虧四十有九是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
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
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貽美
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成
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
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
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
之掛其一再初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

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
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扮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
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
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
兆聖人懼無以自裨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
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歲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
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
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
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二
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達而在其時使

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過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畫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跂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

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離玄算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若別之大而加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

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畫或以為夜奇首之畫在乎贊之奇偶首之畫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

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土四者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尺幅

是
蓋從更辟廓
減况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
 次九為偶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
 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
 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八牛或玄視
 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
 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
 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躋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
 於天度為不及故躋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夫方
 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
 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

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
 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
 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
 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
 躋贏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
 之其下而為圖玄以太初曆作故

三方

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冬	至	四	三	六	五	八	七	九	周	一
二	贊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少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閏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	小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寒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女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大	二過	二應	二居	二醉	二斂	二密	二裝	二斷	二事
	柳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夏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夏至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廊九	竈九	迎九	法九	威九	疆九	親九	象九	殺九	更九
									穀雨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鬼		芒種			驚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星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小暑					小滿	參		畢

二上	二狩	二差	二增	二達	二奠	二從	二釋	二夷	二事
		養		璧	奎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春分	胃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驚蟄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清明	姤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遇過宋本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二
三之別數是為三 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
六之別數是為六 三十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
三之別數是為三 并餘於初再初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
三之別數是為三 三八初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初之後而數其餘夫一
三之別數是為三 挂一初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
三之別數是為三 九而不可以為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

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初之後而三三
三之別數是為三 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
三之別數是為三 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
三之別數是為三 合乎一初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初三而後成而
三之別數是為三 初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
三之別數是為三 之間玄之再初也再初不挂而歸於初初之指吾於其
三之別數是為三 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累處
三之別數是為三 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初不挂再初不挂
三之別數是為三 故歸於初初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初吾知
三之別數是為三 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日星日時日數日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

從違也如中水北方宿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

之從違也如冬午以後筮而反遇應以數者首贊奇偶

之從違也陽家之夜除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詞多太

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一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

東四九全在西北故三緯必為九緯取三經以為日筮之

夫旦筮而過奇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表三表是也

則日一筮二筮三筮始中休終皆遇奇者則日一筮而過偶者

休後終皆遇偶者則日一筮而過奇者則日一筮而過偶者

此率如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

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二增

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過之首而置之如應減一而九

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百六十四增贊惟其所過之贊而

則增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

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八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

夜奇為所明日之書也非一自之問一為奇而二為偶

謂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十日應首之畫九之者為贊

也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半之者為

日也二贊為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

去冬至百八十八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半九度半

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口也

斗振而進日違天而退而南與斗建異而復於北而西

而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而求之可也

書 曆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

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

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

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

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

沒此雄之自述云尔夫畫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

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

而成度盡度而成暮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

也日舒而月速於是其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

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

元者為
正者為
本者為

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書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曆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暮而此五盡也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暮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重刊嘉祐集卷第七

重刊嘉祐集卷第八

眉山蘇洵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意一其體二故曰史焉

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

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

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
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
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略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
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下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
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
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
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
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

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疎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
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
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
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
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
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
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
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

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室其自新之路而
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其
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齊
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二何
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
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
鄆書十一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
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
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
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

越
赴宋本

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醉李書哀十三年
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
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
免乎絕與弃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
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
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
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
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
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王之

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
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
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親親而封之
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後異姓例亦
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
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
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
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
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
功博其能為春秋繼作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
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楚王姪益甚茅
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
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
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
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
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
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
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

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
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
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
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
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未旋踵而長安
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
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婦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
而楚不敢圍周魯以息懼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

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
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
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
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
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土偶笑曰文楚
人以弓繳感襄王崩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
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
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
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

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

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

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

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醫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

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服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姪洸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鳳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鳳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喪二龍戲於庭蔽其粢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弃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

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美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目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是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害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

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
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
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
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
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
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
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
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
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特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
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
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
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

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

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

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饑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邇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

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

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者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第九

上皇帝書

蘇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
冒萬死上書 皇帝 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
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
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名臣
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
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
通於朝廷承命博恐不知所為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

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
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
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
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
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
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會有
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為千里而名
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 聖政
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
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

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
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
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
條為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
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
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
爭先為之今 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
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 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
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
臨事誰當効用此由 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

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
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
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
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
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
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
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
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
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
其舉者曰此庶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庶與能

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庶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
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蒞官六七考求舉主其人此
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者其迹曰某人庶
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庶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
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庶
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
得入其間若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
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
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
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

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罪而特曰
此不才貧吏也則朝廷安甯以空言而加之罪也何
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
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己功漸
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
方天下初定民厭勞佚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
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
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
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
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紛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

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
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
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
吏之有道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
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備繁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
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
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
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
真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

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必喪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

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勾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冒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虜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

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肯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

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 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

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
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
者矣今天下彌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
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
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鄉大夫之
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
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
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
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

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卑之京師一
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
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
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
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
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
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
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
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
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

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柳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

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

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嶮岨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入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是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

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願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量而也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則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

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
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
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
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
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爵謄
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蒞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
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
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兩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
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
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為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
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
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
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
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
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
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
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急而不脩其率意
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
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

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媿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取襲夫

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某來歲當以某某又來歲當以某某縣令署後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

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導
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
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
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陸下責之以
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
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
而後可陸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
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
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
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

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
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困郊而赦使天
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
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
此而又靡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
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陸下
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
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
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
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

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其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

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日臣聞古者所以孫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以由乎陛下知其所以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
為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聽弄
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
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
者終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則
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
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
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
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
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

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
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
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
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
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
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韓閹
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
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
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
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

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重刊嘉祐集卷第九

